

最思念的人

斟一杯酒

魏振强

“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一江水。”——这是对友人的思念。
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……”——这是对亡妻的思念。

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故乡；故乡不可见兮，永不能忘。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；大陆不可见兮，只有痛哭……”——这是对家园、故土的思念。

时光如水，流淌千年，思念是个永恒的话题。人不同，物不同，年代不同，但一往情深，总是让人动容。那些山盟海誓，那些沉迷的面孔，那些风一样飘逝的身影，还有炊烟鸟鸣，总会在某个时刻，突然袭来，让心猝然被击中。

近几日，气温骤降，有的地方已飘起了雪。这样的季节，独坐窗下或奔波在路上，我们难免会想到往昔，想到故人，想到家园。

说什么呢？微笑？或者叹息？

不妨斟一杯酒，给风，给他，给远方，给过往。

版式：杨彝

如果按时间推算，我应该是见过她的，可我现在竟连一点点的印象都没有了。去思念一个连影子都模糊不清的、生死未卜又踪影全无的人，并不能使这份思念打些折扣，反倒越发使它强烈。

一个在家族中真真切切存在过的女人，和我的那些亲人们一起生活过的女人，一个身份有些暧昧的女人，一个风一样来过又风一样消失的女人。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一切，有限且隐秘，也全都是源自传说。我身边亲人口口相传的，碎片状的，罗生门似的，这些版本各异的碎片，任我怎么努力也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像。

我先前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她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是妍是媿，我一无所知。按辈分，我该叫她一声“阿婆”，或区别于外婆叫她“小外婆”也行。我那张一周岁的照片上，脚上穿的那双墨绿色的方口小皮鞋，就是她买的。据说她非常喜欢我，外婆很霸气地不给她机会喜欢我，这也是我对她印象全无的主要原因。

平日里外婆对她的称谓是不屑的，甚至轻蔑的，我记得最常用的叫法就是：“那个扬州蛮子”。我妈和我舅有时也跟着“蛮子、蛮子”地叫，大概是对我外婆的一种道义上的声援吧，也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呼应。前年我在家忽翻出一封五十年前的旧信，舅舅在信中恭恭敬敬地称她“妈妈”，满纸家常的

嘘寒问暖，着实令我大吃一惊。

从舅舅信中看得出，多年前她与家里还时常有信往来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外婆之外，她确实实是存在着的。据说我外公把她从扬州带回家时，她还不到二十岁，有些姿色，性情也温婉得很。只是新人的身份比较含糊，这让三媒六证的旧人很是看不起。外婆、外公的性格本来就水火不容，兵荒马乱年月里阴差阳错地凑合在一起过活，为了这事更是天天战火纷飞。我外婆也因此像变了个人，本地话说这叫“改了肠”（这是我的音译，也可能是“改了常”。但我觉得前者的叫法更形象），脾气坏得不可招惹。外公夹两个女人之间，想必日子是很不好过的。幸亏不多久就改天换地了，外婆成功地用新婚姻法维了权，黯然离开家的只能是“扬州蛮子”。
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有次我忽然听到另一种说法，我妈说扬州蛮子的身份并不是外婆说的那样不堪，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，识文断字会算账，不多言不多语，除了外婆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更重要的是她精明能干，里里外外帮外公打理

油坊，是外公生意上的好帮手，或者说是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。实行公私合营时，油坊并入豆制品厂，外公不顾全家人的反对，将唯一的进厂工作名额拱手让给了她。或许是一种补偿？谁也说不清。外公自己却从此做了一辈子的无业游民。这也成了本来就是家庭妇女的外婆一辈子最不能忍受的大事件。她从扬州来，后来又回到了她的扬州，就像我们本地民歌唱的那样：“一下扬州，再也不回头……”据说在扬州的她多病，哮喘，独居。还据说她有个独生女儿远在兰州。那女儿的生父是谁？大家都缄口不谈。

十一年前我去扬州，在那些盘根错节的小巷穿行时，满脑子想的全是老了以后的她。我当然不知道她的住址，她是风一样飘忽不定的，所以我在扬州的寻找也是秋风吹过一样的徒劳。那天午后路过东关街附近的一条窄巷，有户人家正敞着门，一个白发老太太坐在小凳上剥豆子，我怔住，明知不是她，依然停步看了良久。那干豆从豆荚里一粒粒地跳出来，准确落入老太太膝前的搪瓷碗中，“咚”“咚”，一声声如时间的更

漏。那些被抛掷一地的空豆壳，多像是时间遁去后留下的一堆蝉蜕啊！

最近有次家族聚餐，不知是谁又多事聊起扬州这个话题。我妈大概有点不满我的偏听偏信，就教训我说，别总叫“扬州蛮子”“扬州蛮子”的，她可是有名字的，她叫吴凤英，早就从扬州去兰州了。



王青，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，蚌埠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。著有散文随笔集《女儿藤》，有散文、诗歌入选《我们的莎士比亚》《美丽心灵读本》《含羞的红豆》等二十余部散文集和诗集，散文、诗歌、文学评论等文字散发于国内各报刊。

扬州阿婆

王青